



热点追踪

相声新局:在守正创新中寻找时代答案



内容之困:流量时代,何为“好相声”

在第十四届天津相声节闭幕式的后台,刚凭借作品《不合适》摘得“南开杯”一等奖的崔哲、张鹤与搭档,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自己的焦虑:“对于相声演员来说逗乐观众并不难,但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却越来越难。”崔哲坦言,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网络时代,观众见多识广,对相声演员捕捉生活、提炼内核的要求早就升级了。怎么把浅白的笑料磨成有嚼头、笑过能留影,还能戳中人心的高级表达,这才是真考验。《不合适》能够从72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,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搞笑——这个讽刺“杠精”的作品,塑造了一个看什么都不顺眼,却从不解决问题的“键盘侠”式人物,精准刺中了时代情绪的痛点。

这种创作困境,正是整个相声行业在流量时代的真实写照。作为媒体变革的亲历者,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始终在思考同一个问题:如何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,不丢失相声艺术的本质。

“现在有些年轻演员把网络当成了‘避风港’,以为把网络热梗拼凑起来就是创新。网络热梗不是不能用,而是要看怎么用。”姜昆在研修班上直言。他对比了几十年前的经典作品:《夜行记》《宇宙牌香烟》《虎口遐想》这些作品为什么能流传至今?因为它们除了逗笑,还藏着对生活的深刻观察。侯宝林先生的《夜行记》,把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年轻人演得活灵活现,那些包袱是从人物性格里长出来的。现在有些作品,包袱和人物没关系、和故事没关系,完全是为了搞笑硬塞进去的。当时观众可能笑了,但过后就会忘,就是因为丢了‘人物’,丢了故事。”

对于年轻人如何把握创新方向,姜昆建议:创作者不是要躲开网络,而是要学会“扬长补短”,网络的传播规律、二次元文化的特点都可以借鉴,但相声的根本不能丢——那些经过百年锤炼的叙事逻辑、塑造人物的本事、传递思想的初心,才是相声从撂地演出走进艺术殿堂的

底气。老艺术家的作用是“给启发、划底线”,告诉年轻人哪些原则不能破、哪些传统不能丢,但真正的创新答案,终究要出自年轻人的心里,生发于他们对当下生活的深刻洞察里。

在姜昆看来,新媒体既给了相声前所未有的传播平台,也让创作陷入了“速食化”的陷阱。“相声不应该是快餐,更应该是‘满汉全席’。”姜昆提醒年轻创作者,真正的创新,是让网络成为传播相声的桥梁,既要让老观众通过新渠道听到熟悉的“老味儿”,也要让年轻人透过网络发现相声的文化魅力。

如今,连老一辈艺术家都在主动了解网络生态,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:拥抱时代不是放弃传统,而是要让作品既保留相声的魂,又能发出当代的声。在这场与流量的博弈中,相声需要找到的不仅是如何让人类的方法,更是为什么而笑的答案。

价值之问:相声人该有怎样的文化自觉

当“马季杯”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走到第九个年头,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正在发生:从最初青涩模仿《报菜名》等传统段子,到如今原创作品占比超过七成,年轻一代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塑相声的当代面貌。“00后”大学生用相声解读唐诗宋词,用“贯口”流畅报出实验室里五花八门的器材名称——这门古老的艺术,在校园里找到了全新的生长土壤。

2022年,中央戏剧学院开设相声创作表演本科班,标志着相声艺术正式迈入高等教育序列。执教于此的津派相声代表人物刘俊杰,始终把“文化自尊”刻在教学的核心里。“有人觉得进了大学就丢了相声的‘烟火气’,其实恰恰相反。”

他常在课堂上跟学生掰扯,“高校能帮你们补上最关键的文化短板——不光要练‘贯口’‘倒口’的基本功,更要学文本分析、人物塑造,把‘说相声’真正变成‘懂相声、传文化’的本事。”

谈及当下行业里的某些乱象,他的语气会不自觉严肃起来:“有的年轻演员拿荤段子当‘接地气’,用粗话当‘笑点’,这不是创新,是把

侯宝林先生那代人好不容易擦干净的艺术,又往泥里带。”在他心里,相声从来不是“要贫嘴混饭吃”的营生:“咱祖师爷东方朔满腹经纶,侯宝林先生没念过几年书照样能去北大讲课,这一行从根上就带着文化的基因,是要给老百姓传知识、递思想的。”让他欣慰的是,新一代相声人正在打破“只会说段子”的刻板印象。聊起中戏相声本科班首届学生排演的毕业大戏《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》,他眼睛亮了起来:“孩子们把相声的‘抖包袱’和话剧的‘塑人物’融得特别好,既能站台上说段子,也能在剧场里演故事。这才是新时代相声人该有的样子,能用多种艺术形式,让更多人看见相声的深度和魅力。”

更让刘俊杰看到希望的,是相声教育体系日趋完善: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(现天津艺术职业学院)升格为大专院校,到多所高校开设曲艺相关专业,相声人才培养终于有了“从校园到行业”的完整链条。在他看来,相声人更该自信于自身的文化影响力:“别小瞧相声的力量。正是因为有了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,‘马大哈’成了马虎人的代名词,‘关公战秦琼’成了调侃荒诞事儿的流行语——我们本身就是文化的创造者。”

在天津相声节期间,从穿梭于城市间的“相声巴士”,到古文化街的街头相声快闪,再到各小剧场里火热的演出,那些真正经得起推敲、既有笑声又有内涵的作品,始终最能赢得观众的掌声与共鸣。刘俊杰表示:“这些成功的表演都在印证一个道理:相声的生命力不在于一味迎合,而在于恰到好处的拿捏。演员心里都要有把‘尺子’——知道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;更要明白,传统不是绑住脚的绳子,而是能让你在创新时站得更稳的根。”

相声这门艺术,既能把笑话说到老百姓心坎里,也能登堂入室讲文化——这份又俗又雅的本事,这份能创造流行、能传递温度的价值,正是每个相声人最亲近直腰杆的自尊,最该牢牢揣着的自信。

版权之痛:传统行规如何应对法律盲区

作为兼具文学性与表演性的综合艺术,相

记者 田莹

声的文本与表演在传播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版权保护的现实挑战。在研修班上,版权问题也是青年演员热议的痛点。当精心打磨的段子被随意改编,当标志性的表演风格遭模仿,演员们却因难以界定侵权边界只能吃“哑巴亏”。这份困惑,也正是小剧场相声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难题。

其实早年间,相行业靠的是“行规”约束。刘俊杰提到,自己年轻时学活,遵循的是师父苏文茂传下的规矩:“想学一段活,得先跟原作者打招呼,台上要主动报清‘这段是哪位先生的作品’;要是想在老段子里加新包袱,也得先琢磨‘这改动会不会丢了原作的魂’,绝不敢随照搬。”那时候没有太多法律条文,靠的是从业者对艺术的敬畏、对同行的尊重,这种“自觉”成了版权保护的隐形防线。

可如今行业规模扩大,仅靠“行规”已难覆盖所有情况。对此,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仲凯结合法律条文,为大家拆解了相声版权保护的关键问题,既点出了维权的现实困境,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“避坑”建议:相声演员的创作维权,难就难在“想法不值钱,作品难界定”。著作权只保护成型的完整作品,却不保护灵光乍现的包袱、梗或创意,这让相声创作从根上就藏着侵权风险。更让人无奈的是,像小沈阳的“为什么呢”、冯巩的“想死你们了”这类标志性台词,看似是个人标签,却因缺乏独创性和完整性,同样难以获得著作权保护。

从过去的“行规自觉”到如今的“法律约束”,杨仲凯给出了更贴合当下的建议:“新作品创作完成后,最好到版权局登记,或用公证、发邮件留痕的方式固定证据。”他特别提醒要警惕在表演中的“无意识侵权”:“传统段子谁都能演,但别人的新包袱和叙事框架不能直接照搬。那些已经形成全民共识的公共知识可以用,但放到文本里表达出来的时候,得有自己的创新。”更易被人们忽视的还有表演中的人格权侵权。“台上砸挂要底线,拿别人家开涮、泄露隐私、指名道姓辱骂,都可能侵犯名誉权。”杨仲凯同时告诫创作者。

在杨仲凯看来,相声版权保护既要靠法律武器,更要靠行业自觉,“年轻演员既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创作成果,更要守住过去那股‘敬畏心’。毕竟,好作品靠的是原创力,不是‘拿来主义’——这既是法律要求,更是艺术尊严的体现。”

路径之思:在“守”与“变”之间找到平衡

在天津的相声小剧场里,老观众能准确预判每个包袱的节奏,而邻桌的年轻游客则会为网络热梗会心一笑。这座被称为“相声码头”的城市,正见证着传统艺术与时代浪潮最为直接的对话。从名流茶馆率先“让相声回归烟火气”,到如今全市小剧场突破百家、遍布古文化街与五大道等文旅核心区,天津的相声小剧场

早已超越单纯的演出场所,成为传统技艺的“传习所”、创新探索的“试验田”。

“天津的观众是捧着‘尺子’来听相声的。”聊起天津对相声发展的意义,姜昆的话里满是认可,“别的城市,观众听个乐和就行,天津的观众不一样。你包袱铺得匀不匀、人物立得稳不稳,他们一耳朵就能听出来。在天津说相声,没人敢糊弄,这对我们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是福气。这份挑剔不是压力,而是推着相声往上走的动力。”

正是这片肥沃的观众土壤,孕育出天津小剧场的独特发展路径。谦祥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周明分享了他们的坚守:“我们要求演员必须掌握50个传统段子才能登台,这不是故步自封,而是要让创新有源可溯。”在他们的实践中,“唤醒老活”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,把经典作品的框架保留,再填充当下生活的新内容,让老段子重获生命力。同时,他们还对演出的作品提出三重要求——要有市场价值,要有文化价值,同时还要经得起时间考验。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,这份坚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如今,谦祥益的观众中,节假日外地游客占比超过95%。“这促使我们思考,如何在保持津味儿相声‘立人物、讲故事’特质的同时,让全国观众都能领会其中的妙处。”周明说。

在天津相声节举办期间,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书记杨发航、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赵华一同调研了天津的小剧场相声。杨发航肯定了天津小剧场的蓬勃态势:“相声成为城市重要的文化景观,既丰富群众精神生活,又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”但他也直指存在的问题:“从业者存在良莠不齐现象,精品创作仍嫌不足,小剧场整体合力未释放。”他强调,相声从业者要扛起新时代文化使命:一要当好文化使命的担当者,跳出“打工者思想”;二要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,守正创新;三要当好核心价值观的生产者,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精神价值;五要当好优良行风的建设者,一定要同行相亲、抱团取暖。回顾天津相声节的丰富活动和种种创新尝试,赵华表示:“放眼全国相声市场,天津有三个‘最好’——最好的演员,最好的市场、最好的氛围,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。本届相声节通过举办新作品大赛、惠民展演、理论研讨等一系列活动,不仅是为了展示天津相声的深厚底蕴,更是为了三个‘更好’,让演员们说得更好,日子过得更好,让天津的相声事业发展得更好。”

从传统技巧的“活化”到新作品的“打磨”,从观众结构的“调整”到行业氛围的“共建”,相声的创新之路,没有标准答案,但有清晰的方向:守传统之“根”,变时代之“形”。而天津这座永不落幕的“相声码头”,在守与变的平衡中,正用自己的方式,为百年艺术书写未来的答案。

非遗薪传

以剪刀谱写生命之歌

申沛农剪纸艺术馆内,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令人目不暇接。展厅内,既有象征吉祥的“戏狮”“福娃”“布老虎”“十二生肖”,神态活泼、动感十足、色彩绚丽;也有展现童真童趣的“迎新春”“喂鸡”“体育活动”等剪纸作品,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浓郁的生活气息;还有那本承载着岁月痕迹的《申沛农剪纸艺术》以及申沛农生前使用的剪纸工具,静静诉说着大师的艺术历程。此外,《中国儿童》画报上的剪纸插画,勾起众多参观者的儿时记忆,亦透露出申沛农对儿童题材的独到诠释。整个展馆,洋溢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艺术创新的光芒。

申沛农的剪纸艺术取众人之长,融汇自己的创造,形成单纯、洗练、优美、细腻、精巧的申氏风格,在中国剪纸界独树一帜。

“我伯父自幼患有类风湿关节炎,后医治无效致残。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剪纸,从此与剪纸结缘并拼搏一生。”申悦(申沛农侄女、版权所有人)在艺术馆开幕式上的发言,勾勒出这位艺术大师的起点。申沛农先生以传奇的一生诠释了“身残志坚”的深刻内涵。自幼罹患类风湿关节炎导致全身关节严重变形,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成为奢望。然而,就是在这具被病痛束缚的躯体里,却迸发出了最灿烂的艺术火花。

当观众驻足于这些精美细腻的作品前,很难想象它们出自一双被病痛折磨得扭曲的手。这种强烈的对比,正是申沛农艺术最动人的篇章——他用艺术完成了对生命局限的超越。他用那双连剪都异常困难的双手,创作了三千余幅精美绝伦的剪纸作品,每一刀、每一剪,都是对命运最有力的抗争。

让艺魂归故里

时间流逝,申沛农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多年。在他的身后,越来越多人怀念他、感佩他、学习他,他的积极影响已经超越了时空界限。陕西省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柴旭初说:“只要是中国剪纸人,就没有不知道申沛农先生的,而且由于申先生在儿童题材剪纸上的创新突破,有很多人从小接触剪纸,是从临摹申先生的作品开始的。”

一方面,是申沛农剪纸艺术的影响力在扩大,另一方面,是申沛农的后人在为其大量作

申沛农剪纸艺术馆 剪艺归故里,纸韵续新章

记者 胡春萌



品的存放和展示奔忙。“申先生离世24年,他们这24年把剪纸作品保存得非常好。”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赵玉亮的感慨,道出了这份坚守的不易。

为保护伯父的作品,申悦将北京西城区的旧居,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,用来存放这些作品。她先用塑料布将剪纸作品包裹防潮,再将这些作品、申先生使用过的剪纸工具等珍贵遗物分别放置在10余个整理箱中,每年倒箱整理。随着年龄增大,申悦每次整理这些遗物后都腰酸腿疼,但是她不敢委托他人,“一是别人不知道每件作品的存放位置和摆放顺序,二是剪纸很脆弱,存放时间又长,我怕操作不当会损坏。”很多年来,申悦一直有为伯父办一个展览馆的想法,但是北京寸土寸金,这个愿望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。

这场文化回归的背后,离不开两位核心推动者——曹璐(申沛农再传弟子)与杨洪顺(宝坻剪纸代表性传承人)。曹璐回忆:“我和杨洪顺老师都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分会的会员。三年前,我们开年会的时候,杨洪顺老师提到《宝坻县志》中有关于申沛农的记载。申沛农先生祖籍是天津,而我的祖籍也是天津。得知我与申沛农先生还有这样的缘分,我特别激动,更想为申先生、为家乡做些什么。受杨洪顺老师启发,我们开始筹划在宝坻开办申沛农剪纸艺术的展览。”

一开始申先生的家人和弟子只是想在宝坻办一场临时展览,而转机出现在他们与宝坻区文化和旅游局的接触中。双方在洽谈中,宝

坻文旅部门逐渐认识到申沛农剪纸艺术的重要价值,还派工作人员去北京申沛农旧居考察。而申悦也回到故土宝坻区郝各庄镇,见到了老家的亲友,没想到乡亲们还记得她的爷爷,也知道“咱家”出了位剪纸大师,这也坚定了她让伯父“艺魂归故里”的决心。

宝坻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巩慧在接受采访时坦言:“在与申沛农先生的弟子和他的家人交流过程中,我们被大师的精神深深感染,结合总书记视察天津时的重要指示精神,为了擦亮‘文宝坻’文化名片,我们萌生了将申沛农剪纸作品迎回宝坻的想法,建设一个常设展馆。我们的初衷主要有三点:第一,是让大师‘艺魂归故里’。申沛农先生是从宝坻走出去的艺术家,他不仅留下了技艺精湛的剪纸艺术,更留下了身残志坚、自强不息、精益求精的崇高精神。这座艺术馆,就是为他树立的一座家乡丰碑,让他的艺术与精神回归故土,生根发芽。第二,是守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。通过建立这座专业场馆,我们可以系统性地收藏、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申沛农先生的毕生心血和艺术成就,避免这些文化瑰宝散佚,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。第三,是搭建一个全民美育与文化自信的平台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窗口,让更多市民,尤其是青少年,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,从申沛农先生的作品和人生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,从而增强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”

为了能够建好这座艺术馆,申沛农先生的家人和弟子们从其作品中优中选优,最后挑选了六百余件展品,这些展品是申沛农艺术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,有很多是孤品。经过一年多的筹备,在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下,申沛农剪纸艺术馆终于在宝坻落成,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张新名片。

从一座艺术馆到一个文化生态圈

申沛农剪纸艺术馆不仅是一座陈列藏品的艺术馆,更是一座桥梁,连接着过去与未来,沟通着艺术与大众。在开馆仪式后,来自全国各地的剪纸艺术家和文化专家共聚“剪刀下的传承与未来”剪纸艺术座谈会,为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献计献策。

赵玉亮认为,目前一些地方的剪纸艺术传承依然面临断代危机。他呼吁传承人“格局要放大”,要积极培养后继者,不断开拓传承方式方法。剪纸这门艺术,不能只是封闭起来保护,得让它活起来,例如可以开设剪纸培训班,培养更多的小小剪纸艺术家;同时,也可以将剪纸艺术与当地产业结合,开发剪纸周边产品,这样既能传承艺术,又能造福人民。

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林争认为:“文化传承是需要载体和平台的,我们要积极地搭建这样的载体和平台,“我希望申沛农剪纸艺术馆能够成为中国剪纸人学习传承的‘圣殿’。”

华夏剪纸博物馆是全国首家非国有剪纸艺术博物馆,馆长秦求分享了博物馆的运营经验:“以馆养馆是关键,既要守住专业性,又要通过文创开发、品牌联名等方式实现良性循环。在运营

中,博物馆运营方要平衡其公益性和商业性,我们的做法是让博物馆成为一个品牌,这样也方便对剪纸艺术藏品进行版权保护。此外,文旅融合对博物馆的运营起到了积极作用,文化事业与旅游产业互相成就、互相‘引流’。”

申沛农先生的弟子刘韧与山西省民间剪纸艺术家协会秘书长郭梅花,也分别在发言中提及申沛农先生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,他们认为:在申沛农剪纸艺术馆运营中,要特别注意品牌开发、商标注册和版权登记等问题,这将为后续衍生品开发打下基础。让申先生的艺术以文创产品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,这也是传承的重要方式。

谈及申沛农剪纸艺术馆的运营计划,巩慧表示:“开馆只是一个开始。今后,我们将致力于把艺术馆从‘一个场馆’提升为‘一个活态的文化生态圈’,具体方案可以总结概括为‘三个中心’:一是打造开放共享的‘传承教育中心’。艺术馆不仅是‘展馆’,更是‘传习所’。我们将定期开设公益剪纸等课堂,邀请传承人、艺术家现场教学,让这里成为非遗教育的课堂。二是打造文旅融合的‘创新实践中心’。我们将推动剪纸艺术与旅游、文创产业深度融合。开发具有宝坻特色的剪纸文创产品,策划‘非遗之旅’精品线路,让游客不仅能来看,还能动手体验,能把‘宝坻文化’带回家,真正实现‘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’。三是打造交流互鉴的‘区域文化中心’。我们将以艺术馆为平台,策划举办一些展览和研讨会,让申沛农剪纸艺术成为宝坻连接全国、对话世界的一座文化桥梁。总之,我们的目标是让申沛农剪纸艺术馆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活力、有未来的文化地标,让它持续为‘文宝坻’注入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创新动力。”

站在申沛农剪纸艺术馆内,看着《举花灯》《牛斗图》的灵动线条、《戏狮》《虎头娃娃》的斑斓色彩,我们仿佛听到剪刀划过纸张的声音。这里不仅是六百余幅作品的安身之所,更是一个文化生态圈的“圆心”。当剪纸从家庭珍藏走向公众视野,从纸上风景成为心灵回响,申沛农剪纸艺术将继续“剪出”时代的新篇章。

